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第二十回 精衛海潮寒可憐身世 杜鵑山月苦且此婆娑

十月朔日為公司開輪第一日，建威接理了港中事務。圖南父子先七日已坐他公司船赴南洋群島。懷祖因離學堂為時已久，與婦張氏，同黎侶華母子、陳氏坐本船前往倫敦。當日慶賀浮文，不消深說。應友蘭送張氏上船，訂明下期令其媳與孫也到英倫，托代招呼，才回新會。建威不久又接家人回國啟程的電報，並有些工人得著風聲，隨船回來。

過了幾時，念祖恰從倫敦一路巡視來港，建威與商，將收回的輪船附入公司，在太平洋中添開幾個口岸，所有工人，就岸上、船上，一一安排妥當。建威本是老行家，圖南父子，一以老練勝，一以精明勝。螺島諸人，新型初發，念祖又隨時隨地，把數年海上的閱歷，引證教導，居然整理有條有緒，貿易日旺，船舶越添越多，海上運送權，便分了歐人片席。公司中人人都是眉飛色舞，獨有建威總覺愁緒填膺，十天開不上一面笑口。三麻子稍稍知道他的心事，每到無事時，詼諧百出，談笑風生，要替建威消愁解悶，其實消也無從消起，解也無從解起哩。

那晚建威獨坐在事務室內，靠著欄杆，遙望大小船隻內高高下下，疏疏密密的燈花，一點點映在海面，夜潮初平，好風微吹，便如琉璃淨瓶中閃爍出無數金星，色不離色，聲不離聲，脫得出人海的塵根，跳不破諸天的魔障，不知不覺掉下幾行淚來。

正是難分難解哩，忽聽有人叫道：「建威先生！」定睛一看，卻是阿金。聽他問道：「建威先生，我的妻子今年即可畢業，不知是回廣東，可還要到別處麼？」建威道：「應家、黎家兩家的母子，自須回國，大嫂想必同來。」阿金道：「可能求建威先生寫封信先去問聲麼？」建威頷首。等阿金出房，回到書案傍，取紙墨，提筆寫道：

日月之來也，循軌旋轉，無驟無疾，其去也，如箭離弦，如彈脫膛，一縱即不得復。屈指與執事形影相隔，談笑相睽者，四年於茲矣。卒業之期，瞬將不遠。子為子野，我為長公，誓言若新，菟裘斯在。人生難得者知己，知己難得者一合而再不離。僕與執事行且兼之，亦可極視聽之娛，盡喁於之樂已。然僕長年鬱鬱，四顧寡歡，每每酒肉紛紜，管弦雜沓，東向隅坐，僵然若槁木，寂然若死灰，引眾大噓，謂之狂癡。執事解人，倘能心知其意乎？

蓋我十數萬旅外之同胞，輾轉水火之間，哀號文網之內，進不得為進，退不得為退，死不得為死，生不得為生，未逮亡國之時，有如無國之慘！哀哉侗乎！

吾曹今日猶敢宴然師太平，侈豪舉，漠然不為之所乎？

螺島雖小，猶百里之地，峭壁絕猿猱，堅冰驅蛟龍，而執事及諸兄弟姊妹之先人，乃得於其中辟田廬，長子孫，以逮於今，是天所以不亡我同胞，而將賴執事以借之桃源之中也。問與念祖兄指划形要，縱談今昔，山巔水涯，可開可辟之利源，殆足以容數萬人而有餘。

執事與兄若弟若妹回島之後，必有興舉，我同胞之旅外者，雖不必嘗學問，通理數，而更事既多，見聞自廣，即不敢嫻歐美人，猶翹然於故國工師之上。鄙意此數屆輪期，挈之俱歸，俟執事回島，移之俱往，內以興實業，外以樹義聲，固兩利之道也，執事其為我同胞玉成之？

陳嫂年來如賈然，垂橐而去，盈橐而來，必有以慰大哥之望。大哥不諒，乃日夕引領西望，曰：我妻曷歸乎？我妻曷歸乎？蓋別離之情，與相思俱苦矣！

附書以博一粲。

建威發書後，自此朝朝夕夕，盼望回書。好容易守到，拆封看時，附有陳氏寄其夫的信，遞給阿金，才拿懷祖回書，一張張詳看了一遍。內言在外的工人，請同念祖商量，盡五個月全數載歸，便就「海鯨船」全數運回本島，島中自能安排，建威才定了心。

卻為書中另提著一節事，重新取來一看，道的是：

島中兄弟姊妹先後來英遊學者凡二百四十人，目前將畢業者，理化四十人，機械五十人，駕駛五十人，政治、法律、商業等科七十人，未畢者三十人，皆專門學也。五月後學堂大考，頒給文憑，屆時尚須買榜珠江，泛舟遼海，一覽祖國山川之勝，然後開會公議，若者回島，若者上輪，若者分赴各埠，人視所長，各執一事，勉勉焉與循諸君子之成軌，期無隕越，為前人並為本島羞。惟駕駛中之兄弟三十人，得有因緣，服役兵輪，雖所操者為最卑最賤最勞最苦之職役，我諸兄弟皆心安之。以何根莖，甘此魔難，執事高瞻遐矚，長慮深思，必相喻於不言之表也。然因是之故，將來執中流之舵柄，席大海之波濤，將專於我諸姊妹是賴、黎、應兩嫂，即其中之二人。詢之念祖，自得其詳，不復縷縷。

建威閱畢，阿金笑吟吟走來道：「建威先生！再隔五個月，我妻子便可回來了。」三麻子恰正在旁，拍手笑道：「好好！別人也好少受些聒噪了。我看你樣子，大嫂若在倫敦再讀的三年兩年書，你若不發癡，也要趕去上學了。」阿金被他說得臉上發訕，卻把建威逗的狂笑不止，連念祖入門，也沒有留神，直待聽得道好的聲音，才起身招呼。

念祖開口道：「前在倫敦見建威兄的來書。因此開會三次，兄弟姊妹中無一人不佩服高義。但有一事躊躇，公司中雖有來往美洲的船隻，岸上管理向來並無華人。交其代辦，恐未必十分周到，若別派人，又慮不能登岸，請問建威兄有何良策？」

建威道：「派人一層，非華人我輩仍不放心，但照彼國之例，決計要被撥回，倒覺空勞往返。弟意彼國著名巨埠，為我華工薈萃的地方，都有中華會館，館中董事大半與弟相知有素，由弟致書，請其查造工人的名冊，招呼上船，諒必不至推托。上船之後，再由舟中執事，按冊給發免票，也不至受人朦混了。」念祖喜道：「如此卻便妥當。但會館中查造名冊，自然有些花費，索性由公司擔任，免其瞻顧。」建威道：「如此更妥當了。但須請念兄函告彼管理員，令其撥付，才不誤事。」念祖亦以為然。

那知旅外工人，得了這個信，人人都願歸不願留，人數太多了，一隻「海鯨船」往返運送，未免遲慢，且恐誤瞭解冰的時期，幾萬人留在港中。

建威、念祖正在躊躇，幸而懷祖夫婦同一百八十位卒業的兄弟姊妹都已回港，不及細談，也不及辦別事，先調四隻輪船，公舉八人做了正副船主，八人做了正副司機，在工人中挑選了水手、火夫，開船先行，其餘諸人，分往內地遊歷，應家母子回新會省視祖姑，侶華母子不願再到上海，仍同陳氏住在公司。

張氏忽然記起一事，來問建威道：「蘇隱紅姊本約在港相會，前此匆匆就道，未經覲面，不知渠後曾來否？」建威道：

「隱紅姊來去無端，蹤跡飄忽，到港與否，卻不得知，公司中是始終未來。」張氏道：「我觀其人，不至負約，且彼嘗言如在港相左，不妨即到英倫。數年來累我疑影疑聲，竟無消息，豈非奇事麼？」幾人猜想一回，都猜不出是何緣故，也自丟開。

六月後，遊歷員先後畢事，便在公司中開了一個大會，推懷祖夫婦為會長，法律學生為幹事員，政治理化學生為選舉員。

鈴聲三響，男女分班入席，將各岸管理員、會計員、庶務員、各輪駕駛員、司機員、庶務員一一舉定，方始搖鈴散會。建威已備下慶賀的筵席，當夜歡呼暢飲，各各盡興。次日被舉各員，到岸的到岸，上輪的上輪，紛紛出發。島中前次派出管事的各人，交代清楚，隨地乘輪，都到倫敦留學，連去非也隨著走。

五閱月後，只剩圖南一人，依舊回了香港，同建威、懷祖等人一一會面，各談別緒，互罄奇聞。又知其婦先期趕到，與陳氏夫婦同居，又去敘敘老懷。養息了幾日，專開一條輪船，徑歸螺島。

建威在路，常同諸人談道：「我所以主議載撤美洲的航路，正為此路一切人員，不能不借重外人。其實我華人才力聰明，何嘗遜於他族？不解中國半官半私的局所，三十年來不能裁一客腳，有用的金錢不自養徒以養人，又處處將權分讓，真是何苦呢！」

圖南道：「中國人有常言，謂之舞弊，所以多用客腳，其實每年二三百元的薄俸，豈能自給？不能自給，安得不舞弊？若也如

客卿，多的月給七八百金，少的月給三四百金，俯仰從容，那有生成寡廉鮮恥的？」懷祖道：「我聞月俸而外，還有養廉，一萬、八千不等，也不算薄了。」圖南道：「這是實缺督撫的養廉，督撫起家，非州縣即京僚，州縣的廉俸，歸入攤款，是有名無實的，京僚一年不過幾石米，一二十兩的俸給，舞文犯科，心手並滑，雖有厚廉，也就以多為貴了。」

在路談談說說，不止一日，行近螺島的礁外，即便停輪，放下幾只舢板。其時船上除應友蘭之媳已選充船主，其孫仍到英倫去進高等學堂，友蘭便在香港賃屋居住，此外各人生長本島，都是輕車熟路。只有建威一家，同著圖南夫婦，侶華母子，又有一個阿金、三麻子的老小，初次走這條轉彎抹角、有水有石，忽船忽步、又深又黑的狹弄，幾次三番凝不住，不是隨著大眾，便須傾跌，漸漸出了石門。一灣流水，兩岸垂楊，紅日當中，清風徐送，忽然又是一個世界。

建威看著圖南，只是拍手。慢慢行近岸邊，島長已經得信，率領全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在道旁迎接。懷祖看上下岸新添了無數房屋，山上以前人行絕跡的地方，又開了幾條坡路，知是島長佈置了。招待員指引來賓，各歸新室。

隔了三日，島長申鷺峰在議事堂內新建的九間通長的廠廳，率領全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開歡迎大會，祝賀新來的上賓同學成回島的學生，男東女西，同時入座。學生中連懷祖夫婦，共計政治生二十人，法律生十人，商業生二十人，理化生四十人，機械生二十人。來賓中建威一家七人、圖南夫婦、陳氏夫婦、侶華母子、胡三麻子一家三人。

島長代眾先宣了祝詞，來賓學生也宣了答詞。島長才代眾報告道：「去年四輪載來二萬五千餘工人，前島長張峰多半派進礦山，又開三座鑄鐵廠，照寄來圖樣，鑄成許多器械。那知工人中頗有幾人能辨礦苗，因用新器開了幾個新窿，出產便日富一日。又撥些未開的基地，分派承種，今年我接任後，為礦中運物，每行途覓路，才定計另闢幾條捷徑。織絲、紡紗、織布、織麻的大廠，也從今年畢工。石門外又添一百號小船，就近海彩捕海魚，所獲不多，卻也可添本島的食料哩。」

懷祖代了學生，建威代了來賓，又離席祝頌本島的發達。

正待歸座，突見庭前站著一個衣紅負劍，婷婷裊裊的女人，大眾不知何來，相顧失色。

張氏卻突前握住他的手道：「隱紅姊！真是飛將軍從天而下了！但數年何在，今日又如何來？累妹夢魂顛倒了二千餘日，姊姊真好忍心哩。」

隱紅款款答道：「妹別有懷抱，為守本師之命，遁跡山中者四年。念姊之情，正與姊念妹者相同。今年在倫敦、香港遊行數次，總與姊姊相左。第三次到港訪問，姊姊已先一日動身，偏是行蹤竟無一人能道其詳。無意中遇見友蘭姊姊，彼知妹名，妹知彼面，才得了實信，著緯線，一路尋來，恰與姊姊到在同時。又在別處游了一番，所以今日才登堂赴會。」

大眾聽了，都覺詫異。隱紅卻在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的匣子，遞在張氏手中。打開看時，是只皮紙造的小舟，有帆有舵，可收可放。隱紅卻道：「本師為此，耗了十年心血，方始告成。妹平常出門，若有路可通，不怕高山峻嶺，都能上下自如，若是大河前橫，重洋旁阻，使只靠此舟了。」張氏道：「此舟雖巧，如何能追輪船哩？」隱紅一笑不言。

島長早已備下座位，隱紅就入了女賓數內。當時又議了幾條學堂的章程，再添開幾種的實業，獨有開通石關的一層，當下沒有議定，散會下來，建威來訪懷祖，道：「弟所居外屋，四面梅花，冬春之交，如在眾香國裡，真堪娛我晚年。但三日來周覽全島，山多地少，不甚足以迴旋，倒又添了一重心事。」

隱紅其時正也在座，便對張氏道：「此數日間，發見一塊從古到今杳無人跡的大地，正要告訴姊姊哩。」